

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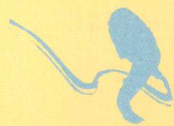


弟弟的演奏

朱文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文文集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

朱文

弟弟的演奏

I247.57
ZW2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弟弟的演奏 / 朱文著.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7-208-07293-0

I. 弟…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1891 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刘志凌
特约编辑 赵志明
装帧设计 陆智昌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世纪文景

弟弟的演奏

朱文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集团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91,000
版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293-0/I·464
定价 20.00 元

多么遗憾！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能够活得体面一些。记得大学二年级上学期的一个周末，我苦恼极了，因为怎么都找不到一件干净的外套。早晨的好天气让我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把我的那套油腻腻的牛仔行头用半包肥皂粉泡上了。我说过，我当时苦恼极了，穿着一件宽大的白背心在寝室里转来转去，像一只没头但发了情的苍蝇。我截住几个油光锃亮的同学，希望这些白痴发发善心，把他们身上的外套借我用一用，就一个晚上。但是我这个人平常活得不仔细，所以人缘很差。其中一个白痴对我说，你如果去好好洗个澡，我就把它借给你。我把他拉到一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只避孕套给他，作为他身上那件兰博衫的租金，而且我并不苛求他一定要把他那玩意洗干净以后再套上我的礼物。我只剩下两只啦，应该说这次手面够大的了，我至少给自己留上一只吧，遮遮雨，挡挡太阳。

但是他还是不答应，他开口要整整一盒。去你妈的，一点同情心都没有。这时我回头猛然发现我的斜上铺的墙上挂着一件黑色的西服。我曾经深刻地讥讽过它的主人，那个苏南来的优等生，和这件西服一样软塌塌的，就值二十块钱，还外带一条裤子。现在我管不了那么多啦，我爬上去，迫不及待地把它扯了下来，套上以后我感到浑身发痒。我关上一扇窗子，然后在刚刚降临的夜色的背景下审视了一番自己。天啦，人模狗样。袖子短了一些，肩膀窄了一些，下摆不能盖上我注射了激素的屁股，但是我劝自己不要再挑剔了。一到周末，我就勃起得厉害。那是一个勃起的年代，人人都开始正视自己的勃起，人人都学着不用头脑而用龟头来思考。社会也在勃起，经济也在勃起，科学也在勃起，文化也在勃起，体育也在勃起，连同政治体制也在勃起，但是就是有点举而不坚。儿童提前勃起，少年人正在勃起，青年人当然勃起，中年人吞了春药，继续勃起，老年人因为无法勃起而痛心疾首，所以他们看不惯这也看不惯那，整天骂骂咧咧，怀念他们美好的从前，也就是怀念他们能够勉强勃起的那些岁月。太可怕了，整个世界都在抱怨内裤太紧，于是你走到哪都能听到沮丧的拉得长长的早泄的尾音。发财的梦早泄了，成功的梦早泄了，美国的梦巴黎的梦日本的梦还有土耳其的梦统统早泄了……换上一条干净的内裤，就到了九十年代。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早泄以后顽强地坚持着企图再次勃起的伟

大时代。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穿西服。当时是深秋，空气像稀释以后的精液，灰白色的。我很后悔没有径直赶到照相馆去，拍上一张标准照。然后洗上一百张，用在身份证、学生证、工作证、结婚证、护照、寻人启事、讣告等等所有在我的一生中可能用得着的地方。当我的身体不再发痒的时候，我感觉好极了，我觉得我终于成了一个他妈的体面人，我希望我尊敬的父母在这个时候见到他们的孩子，我希望我的老师在这个时候重新对我恢复信心。当然我也开始壮着胆子对一些举止端庄的女同学发生兴趣。以前我从不这样，在直面穿连衣裙而不是超短裙、穿牛仔裤而不是剪得短短的剪得到处是洞的那种牛仔裤的姑娘时，我总是表现得很内向。所以我一直喜欢和烂货在一起，她们已经被别人搞过了，搞得不成样子，也就不在乎被我这样一个家伙再搞一次。她们中的一些人并不分泌那种蛋清味的黏液，而是分泌盐酸、硫酸甚至王水，淌到哪烂到哪。现在你就能理解我为什么总带着避孕套，到哪都至少带着那么一只夹在我的学生证里，可都是为自己考虑。这方面我吃过苦头，我不敢去医院，我还是个学生，最后我用自己的方法控制住了球菌的攻势，当然要彻底制服它还有些技术上的困难。另外，我还用同样的方法帮助了我的两个朋友，他们对我感恩涕零。不得不承认，在有些方面我确实是他妈的一个天才。所以，我进校刚一年多就挨了两

次处分，一次是因为旷课，另一次是因为考试作弊。这些都是他们说的名目，只是源于想好好地整整我这种人的一个可怜的愿望而已。我知道，我真正的罪名只有一个，就是我至今仍是一个秘密的病菌携带者。那个歹毒的行动小组就隐藏在我的身体上，隐藏在一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们就会冲出来给你一点颜色看看。

所以，那个周末，我出了文昌桥生活区，就直奔校本部，也就是教学区。我想看看周末还在苦读的那些女同学们。我已穿上西服，我有了向她们致敬的资格。当然顺便再看看我能捞点什么回去。我先去了前工院，这是一座刚重建的教学楼。老工院的木质地板总是让我很怀念。从一楼到六楼，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逛过去，我很失望。上自修的人稀稀拉拉，这个曾经辉煌的学府眼下患了精子稀少的毛病。仅有的几个女同学都有一个男同学陪着，他们一般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根本不在学习。他们只是找一个地方，偷偷摸摸地玩一些委琐的小勾当，并且为此而满足。真遗憾，我他妈什么也捞不着。我在走廊外面大喊了几声，放开搞吧！尽情搞吧！然后就出了前工院。但是这么一叫给我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一个鱼泡眼的中年人忽然出现在我的右侧，他质问我，你乱喊什么？影响别人看书。看得出来，他是一个认真的老家伙，也许是个教授。我尊敬这些就要不能勃起的先生们，真的，我非常尊敬他们。所以，

我请他和我一起回到前工院去。我们来到一楼一个教室的后门，我指了指里面坐在最后的一对校园情侣。这位老先生将信将疑地把头凑到跟前去。那位瘦瘦的男同学的右手从那位女同学的脖子绕过来，正努力地挤捏着她的乳房。与此同时，那位女同学不动声色地翻看着一本色彩艳丽的杂志。有意思吗？我拍了一下老先生的肩膀，先走了，你老慢慢受用吧。站住！他在后面叫我，你是哪个系的？我想这可不能告诉他，我麻烦够多的了，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好在他并没有追我的意思。我想他吓唬我只是为了把我赶走，以便在我走远以后重新回到那个角度去，一边在眼冒金星地看，一边手淫，直到一道万有引力之虹射在教室的后门上，穿过门射到教室里，从学生们的头顶上飞过去，再从另一面的窗子射出去。事后我很后悔，因为我应该和他好好谈谈。在一个周末，他吃饱饭到教学楼转转仅仅是为了消消食吗？也许我们还是一条道上的朋友，现在却失之交臂，可惜啦。所以，现在我总不失时机地和比我父亲还老的人谈论他妈的性。那样的谈论，对我很有帮助，因为眼下也就只有他们谈起性来还有那么一点可爱的天真。他们是没有性病的一代人，他们成功地把性幻想变成了远大的理想，成功地把致命的女人变成了可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民，成功地把狭隘的床第变成了广阔的祖国大地。你知道，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闪耀着理想主义色彩的性啊。

这时，我到了材料楼的楼下。顾名思义，材料楼就是材料科学系所在的那座楼，就像动力楼就是动力工程系所在一样。我抬头看了看顶层自修室半明半暗的灯光，有些犹豫。这是一座老楼，建于一九五五年，地理位置较偏，设施比较差，损坏严重，平常没什么人来，除了期末的时候。临近期末，材料楼总是人满为患，因为该楼的自修室是通宵有电的，很适合那些像我一样习惯临时抱佛脚的学生。在此之前，我几乎把教学区里的所有教室都逛遍了，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捞到。我的下面仍然很坚挺，只是顶得有点痛。有的朋友顶得比我还痛，从北方跑到南方，从宽敞的街道到狭窄的阴道，从落后的中国跑到先进的美国，那玩意还硬邦邦地顶着；从默默无闻到大名鼎鼎，从饥肠辘辘到腰缠万贯，从少年老成到鹤发童心，那玩意还硬邦邦地顶着，让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是一台性能良好的液压机，那条细细的管道里越来越高的压力经过另一些管道传递上去，一直传递到你的脑袋里，就成了难以克服的野心欲望。你了解你自己吗？你这个白痴。我的身体有点热了，这台派不上用场的机器的机壳温度上升了，所以我脱下了我的西装，拿在手里。我决定在楼下的台阶上歇上那么一会儿，那件西服当然得垫在我屁股下面。虽然我的裤子比台阶更脏，但是我还是把那件西服垫在下面，它应该在我下面，那个他妈的优等生应该撅着屁股在我下面。我把一个体面的身份垫在下面，于是就有一阵凉爽的风拂面而来。

那是一阵八十年代初的秋风，刚刚有些淫秽放荡的苗头，更多的是无所适从。我同宿舍的两个农村来的家伙，好像是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他们胯下也有一根从家乡带来的可以为之自豪的玩意，他们握着它欣喜若狂，为了中午的一顿小炒，两个人比赛谁先把那该死的半袋可可奶搓弄出来，有很多人围观、压注，为他们加油叫好。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候，谁胜谁负仍然难以预料。这种白热化的场面现在到处都可以见到，我想这是这个校园的小游戏已经传播出去了的缘故，事实也正是这样，这成了一项新兴的体育运动，可望在下一届运动会上被列入正式比赛，你如果想崭露头角，就请抓紧练习。有一个戴眼镜的青年人从我面前的水泥路上经过，他低着头，腋下当然夹着一本书。从老远的地方，我就开始盯着他，一直到他走到老远的地方，我仍然盯着他。但是这个白痴就是始终没看过我一眼，是的，我觉得他妈的不可忍受，我就这么不起眼吗？所以我站了起来，冲着他的背影大喊起来，你丢了东西啦！喂！你丢了东西啦！材料楼前有一盏路灯，所以他再近视也能看见我。他犹豫了片刻，就寻寻觅觅地转回来了。什么东西？我把那件沾了不少灰尘的西服送到了他的眼前。天啦，这家伙真应该穿上这样一件西服。不是我的。他的眼神躲躲闪闪。不，一定是你的，我看见你掉下的，你穿上试试，肯定是你的。不，他又用手摸了摸西服的料子，肯定不是我的。他严谨的味儿让我喜欢，所以，我对他说，不管是不是你

的，你把它拿走吧，没错的。但是不是我的，我为什么要把它拿走？这个家伙有些吃惊地看着我。就算我送给你的行吧。我准备帮他套上，我太想看他在穿上西服的嘴脸了。你这人真有意思，为什么要送我西服？因为我觉得你穿合适，行吧？我看你不太正常。说完，他坚决地一转身，继续低头走他的路。我在后面大笑起来。谁知他又一本正经地走了回来。你笑什么？我笑居然还有这样的人，自己掉了东西都不知道，别人送来他还不认识。他一推眼镜，上前一步，更为细致地研究起那件西服来。掏了掏西服的口袋，里面什么也没有。你能肯定是我的？看得出来，他有些急躁。当然，你刚才把它担在你的左肩上。那么好吧，谢谢你。他将信将疑地拿过西服，担在左肩上，然后继续低头走路。没走出两步，他又转了回来，脸上一副恳切的神情，对不起，我还是想不起来这是我的西服，还是放你这好。我开始讨厌这个家伙了，婆婆妈妈的，于是我对他说，这样吧，我住十一舍五〇三，这件西服先放我那里，你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来拿，行吗？他如释重负地笑了笑，这样最好，这样最好。我真担心这个埋头走路的戴眼镜的年轻人，会有一天不小心一跤跌到哪个坏女人的黑暗的子宫里，那样他灿烂似锦的前程就完了。说真的，我真为他担心。为他担心完了以后，我觉得精力好转了许多，于是我决定不妨到材料楼上随便转转。上楼的时候，我觉得胯下磨得厉害，我不得不上得慢一些，两条腿分得开一

些。天啦，我已经不太会走路了。不但是我，这个世界步入青春期以后，很多很多的家伙都不太会走路了。

顶楼总共就四个大教室，黑板上是没有擦掉的公式和一些下流但缺乏想像力的图案，地上有很多废纸和痰迹。前三个教室都是空的，书包倒是有几个，我想它的主人们改变了主意，去了周末该去的地方。我进去翻了翻，希望是个女孩的书包，那样我可以有点作为。但是没有，其中一只书包里有半袋花生米，我把它揣到了自己的口袋里。花生米很香，使我放弃了把这些书包统统扔进厕所的想法。我总是不失时机地这么干，这可都是为他们好。生活近在眼前，他们却还要去啃那些没用的书本，真是不幸。第四个教室看起来很暗，大概有一半以上的日光灯不亮。我刚走到门口，不禁后退一步，凭直觉我就知道里面是有内容的，所以，我应该重新套上我漂亮的西装。为了不显得过于唐突，我还从第一个教室里挑出一只最像样的书包挎在肩上。万事俱备，我昂首挺胸走了进去。

我和周健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一九八五年夏。他是青海西宁人，八四年高中毕业考到南方来以后，感到水土不服，于是病休了一年。这时，我带着一身的坏习惯进校了，最大的坏习惯就是写诗。他是个聪明的吝啬鬼，待人一身豪气，但是你别想花到他一分钱。我们见面第一次谈话以后，他就决定把他的堂姐介绍给我，当时我

夹紧双腿十分感激。周健的堂姐周文英是十六系的，高我们两届，人长得很高，一米八出头，也很丰满。她的长相也就一般，但是你看见她就会激动，就会勃起。她喜欢文学，人而且很呆，周健说，她不喜欢空谈就喜欢实干的人，你可以强奸她，但不可以和她谈什么恋爱。竟然有这等好事，那你自己为什么不搞？我追问周健。他说，搞过，搞过，在青海的时候就搞过，但是我太瘦了，受不了，不如你壮得像头牲口。后来我就经不住怂恿开始给周文英写诗，一个星期一首，或者十首，当然是先拿给周健这个杂种过目，然后由他帮我送到女生宿舍去。我想踩着这一首首诗一步一步地踏上那块丰饶的土地。三个月下来以后，我仍然没有收到周文英的性交邀请，而周健倒是和他的堂姐出双入对起来。我知道准是周健这杂种做了手脚。但是对周文英的欲望已经被煽动起来了，我决定撇开周健自己来干。结果又怎样呢？告诉你，碰了一鼻子的灰，她是一个十足的性冷淡。没见过周文英以前，我还真不相信世界上会真有这么回事。夜里在空无一人的五台山体育馆的看台上，我抓住她的手，把它硬塞进我的裤子里。她像握手一样握了握我那粗粗的玩意，随即就轻轻地放下了。事情还不仅如此，在以后的近两年里，她还十分淡漠地先后放下了我五个朋友或大或小的玩意，就这么若无其事地放下、放下。他们是建新、海门、老五、南方以北、纽约。他们全是被周健这小子鼓动起来的，走马灯一般，统统挺挺地

冲上去然后挺挺地败下阵来。所以，周健在后面嘿嘿冷笑的时候，激起了我们的公愤，我们决定给他一点教训，暗地里单方面撕毁了战时合作条约。于是，大一下学期的期末考试，周健又挂上了两门红灯。后来这个杂种可老实多了。

周文英是个奇怪的娘们，到现在我也没搞懂。她长得那么高大，往课堂里那么一坐，全班的同学连同老师就成了很可笑的小把戏。她的身材很匀称，就像一个放大的窈窕淑女，皮肤也白，如果放在画报上肯定让你难以自制，但是出现在你面前，你就会发现你缺少勇气。她同年级或者是高年级的家伙看见她就阳痿了，周文英觉得孤单，所以不反对和她堂弟的小朋友们在一起混。而我们自以为是初生牛犊，屡败屡战，像一窝小跳蚤一样缠住她。今天他上，明天我上，说实话，每个人都多少捞了点好处。但是她是有尺度的，最关键的地方只允许周健进去，所以那个西宁的杂种得意坏了。这一切都是他挑起的，我们只要一天对他的堂姐不死心，只要一天还有求于他送送信传传话什么的，周健就永不知足地向我们提各种各样的过分的要求。我们深陷于她的乳沟中，看不到外面的世界了。于是周健的权力可大了去了，这个太监的意见可以影响到周文英是不是接受我们的约会。周健也经常把他堂姐对我们各位的评价传达过来，“你昨天闹得太过分了，以后注意点”。或者，“你的头要好好洗一洗，一股馊味！”我还记得我们一伙人当衣服退酒瓶

凑了钱，在鸡鸣寺菜馆为周文英过二十一岁生日。周健一分钱没掏，而且颇有些理直气壮的味道。这种事情我们也习惯了，这个杂种总认为自己已经掏了大头，那就是性感无比的堂姐。那一天周文英穿了一件白色的西服，里面是嫩黄色的高领衫，还涂了一点口红，面带笑容地和我们这些灰头灰脸的渣滓坐在一起，就连鲜廉寡耻的周健也他妈的拘谨起来。那两座嫩黄色的呼之欲出的山峰显得那么高贵，难以想像上面曾经布满了我们的肮脏的鸡爪印子。性格古怪的周文英就像那一晚的阳光一样让我们羞愧难当，我们不约而同地像老鼠挤作一团，而把大半张桌子留给她。后来我们憋足了劲高唱生日赞歌，感谢上帝给这个世界送来如此高大的女人。周文英哭了起来，我们全都把脸别到一边，很悲伤压抑。就在这时，我们的堂姐放了一个响亮的屁。这个屁很特别，刚冒出来时是一个五颜六色的肥皂泡，晃晃悠悠地飞到生日蛋糕的上方，然后才炸裂开来。我们如释重负，纷纷起来轮番向周文英敬酒。是的，我们早计划好了，我们的钱不能白花，我们要把她麻翻，我们要像一群蚂蚁一样把她扛到阴暗的蚂蚁窝去乱刀砍死。但是太让人失望啦，我们一个一个地倒了下去，狂吐不止，而我们的堂姐一点事都没有。周健也是个能喝酒的杂种，最后就剩他和他的堂姐在桌上慢慢地喝。我倒在墙角，头昏眼花，听见桌上的两个人正在说一些小时候的无聊的往事。我的内心充满了愤怒，我的家伙充满了愤怒，

但是我就是站不起来。周健走过来拍拍我的脸，用桌上油腻恶臭的抹布擦了擦我嘴角的白沫，然后动作很快地从我上衣口袋里掏走了一叠东西揣在怀里。这个杂种，那可是我呕心沥血为我巨大的情人写的一首长诗啊！刚写完的时候，我兴奋不已，我认为用这颗炸弹就可以把周文英的性冷淡炸得粉碎。这下可便宜了西宁的那个杂种。

后来，也就是周文英大学生活的最后半年，我们的堂姐出人意料地恋爱了。周健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噩耗，他的眼眶红红的，他还带来了堂姐的话：请不要再来找她了。我们就像死了人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个夜晚如何去打发。一个个握着自己的玩意左顾右盼，陷入了可怕的迷惘。堂姐的男朋友是新分来的一个体育系的教师，身高差不多有两米，他的脑袋离他的心脏有那么远，所以血供不上去，所以我们断定他是个白痴。南方以北义愤填膺，他认为我们才是那块土地上的土著，所以我们要拿起弓箭长矛给他一点厉害看看。但是也就喊喊而已，那个家伙太高大了，倒下来就可以把我们这窝老鼠都砸扁。周健每次眼泪汪汪地远远地跟在堂姐的后面，堂姐总是低着头慢慢地走在那个巨人的右边。纽约是从北京来的，一个小白脸，他用一口中央台播音员那么标准的普通话安慰我们大家，不用担心，这两个人长不了的。我们的堂姐她还会回来。但是为什么？纽约说，因为星期六在澡堂我见到那个蠢货啦，你们知道

吗，那家伙的玩意只有小指那么粗，而且是弯的。于是我们都放了心，好好地吃上一顿晚饭以后，就抱着吉他到女生楼下，等待我们的堂姐。周文英终于脸色疲惫地回来了，但是也就毕业了，她被分配回原籍青海。我们带着各人不尽相同的遗憾，扛着堂姐的行李，一直把她送到火车站。周文英穿了一件露肩的白色的连衣裙，天啦，高不可攀。进了站以后，我们不由分说一拥而上把周文英抬过头顶，就像抬一个满身硝烟的英雄，堂姐羞红了脸，大喊着，快把我放下！我们被压得直喘气，但是就是不放下，就这样我们一直把她抬到了十一号车厢。在这个过程中，我不知道我的同伙怎样，反正我是抓紧最后的时机狠捏了几把，再见了，我的堂姐。火车开动的时候，周文英从窗口探出半截饱满的身体，含着眼泪向我们挥手告别，她的傍晚阳光般的目光从我们的脸上一个一个地扫过去，一个也没落下。这个放大的女人，这个弄也弄不明白的女人，这个漫无边际的女人，就这么带着我们整整一火车的后悔、内疚和无用的激情远去了。火车的轰鸣声渐渐消失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周健这个杂种的哭泣。有什么好哭的？周健抹了一把眼泪说，其实，我从来也没搞成过呀！这么多年啦，我也没搞到，现在没机会啦。是啊，周健这番坦白让我们大家沮丧得要命，我们拨下各自的玩意，像掷标枪一样，用尽全力向就要没影的火车掷了过去。